

機與雖扁倉亦有不可治之病矣。然此時血氣之欲未定，好貨好色，學醫之志不純，汎然過日三年，年二十一，聞前越有奧邨翁者，能吐方，與山仲陶同往而見，受其法。翁方面大耳，鬚髮如銀，其爲人厚重，不可移。余留學六十日，與翁討論數次，臨將歸，謂余曰：「吾子學東洋氏非一日，其論非不高，其旨非不遠，而高論遠旨，自非聖賢則遠施之多違。吾子自此以往，歷事多年，志業始習熟而已，去歸於京師，授所受奧村翁者於東洋先生，再西歸於赤關，而後汗吐下之三法始備焉。余乃以三法試諸難治之病三年，而後始知爲醫之難矣。就中遇時不利，窘急具至，一切絕飲，博亡賴之交，雉髮浮沈閭里，爲醫之志始一矣。爾後又二三年，能知不可治之病與可治之病，所謂其不可治者非時醫之所謂不可治者也，所謂其可治者非時醫之所謂可治者也，而又深識所謂古醫道者非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謂，而在所以不得不用汗吐下之古方之謂焉矣。年二十九，因病離家，漫遊將養，西經肥筑，東過藝備，來復客于浪華，其間診沈固滯廢之病，無慮數千人，嗚乎診病年多，爲技年拙，益知究理易，應事難矣。」

〔吐方考〕汗吐下並行，古之道也。今能汗下不能吐，其於能也不亦難乎？今知可吐之病，不知可汗下之病，其於知也不亦危乎？日本古方書之學興，汗下之術敷于四方十數年，至于吐方難澀不行，夫汗吐下異途同歸，學者冥會其機，吐豈特難乎？余幼見事洛東洋氏與越奧村氏，有所學試之十年，粗知其利病，故聊述鄙見，告同好之士云焉。○中略

張子和汗吐下齊行，是銳意欲奪病之蔽也。夫病初發則雖重易治，經久則雖輕難治，苟不知其條理而施之，則雖百汗吐下齊行難奈。此何學者取其果決之行，而莫眩其切迫之見矣。

盛夏嚴冬之毒人不爲少，羸弱之人雖無病宜謹其修養，況吐下之方避其時可也。雖然不得已則用之，用吐方之時，既吐則須飲白湯，飲則須吐，吐之宜揆吐，揆吐促其間也。連日連夜虛竭元氣，紅夷俗能汗吐下，其言曰：病者在牀蓐不宜吐，是自初學之繩墨。吐後三五日當調飲食省思慮，不可風，不可酒，不可內，不可勞動。